

黄宗江



文化人影记丛书

黄宗江

黄宗江 著



00710000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黄宗江/黄宗江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7
(文化人影记丛书)
ISBN 7-5434-4169-1

I. 黄... II. 黄... III. 黄宗江-回忆录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9210 号

文化人影记丛书

黄宗江

黄宗江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75 印张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ISBN 7-5434-4169-1/K·162

序 言

黄宗江

我乃一文人、艺人，准确些说，一剧人也。

生也平平，无须亦无需作回忆录。

既蒙邀入影记丛书，收拾残照，似尚见迹踪；再摘抄旧文中自叙部分，似尚可连贯；就此编缀，谨献知我并欲知我者。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日足岁七十七生日

胡同挽歌

我生于北京的一个胡同，难道还要终老于一个胡同吗？也好，也不好。

我生在西单大木仓，就在当时盛称闹鬼的二龙坑旁边。我没见过鬼，只还记得对门旗人铁家有一位跟我年岁般配的姑娘，并不美丽，可是老张妈还说要给我做媒呢。

“文革”后才读到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她写的是南城，我住的是西城。可是情景依依尽同，连那独轮水车吱扭吱扭的声音我都听到了。越是离远了，乡愁越浓。

我远离北京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远走孤岛上海，又雾都重庆，又北美南美。我在好莱坞名导演弗兰克·卡帕剪辑的一部纪录片《中国的抗战》中，见到了华北的一条尘埃滚滚的土路，我的心情就已经万分激荡。我想起西蒙诺夫在他的《俄罗斯人》里有这样的话：祖国就是自家门前的那两棵小白桦；我乃想到自己的祖国就是那曲里拐弯的小胡同。我要为之战斗。

抗战结束，我回到北京，回到了小胡同；但是变了，不是胡同变了，是时代变了。我在远航归途中就构思了一出话剧叫《大团圆》，写北京胡同四合院一家人，门扉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抗战起，兄弟姐妹四散，有的去了重庆，有的去了延

安，有的留在北京，胜利之日重聚北京，乃称“大团圆”。现实使我把结尾写成终难团圆，又行离散，寄希望于远方，这家的老王妈在四合院里劈着一条破旧的板凳做劈柴，嘴里念叨着：“变了，是该变了！”

终于天变，我着戎装，且又回到北京服役，又若干年过去了，我也曾远走他乡异国，却基本上身居北京。

北京人爱说的京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旧的如何去，新的如何来？却大有学问了。到底是应该不破不立，或不破而立，或破而不立，或先破后立，或先立后破？……均应视不同情况而施行不同的破立吧！

为总要逝去的建筑、生活、人物……唱一唱温馨而忧伤，仍存慰藉、乐观的挽歌总还是无违破立原则的吧！



沉船上的父亲

我父亲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无需列传；但总得略报家门，才能说明他是怎样的无关重要。我父黄曾铭，字述西，小名阿贝，浙江瑞安人氏。据推算，当生于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其父和祖父均为清翰林。我父清末留日，学电机于东京高工，毕业回国后居然也赶上了进入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入民国，在北京电话局任工程师，兼工大教授；一九三二年原职调青岛；一九三四年死于伤寒。一生似无大事可记，但对自家子女的影响、性格形成，还是重要的。

我父亲是学电机的，不是学者，又不治文史，书房里的书并不算多，但有两大箱黑漆红字的《四部备要》，分陈经、史、子、集。我也难为师自通，但总算从此得知世界上有孔、孟、庄、荀、李、杜、太史公……书架上还有一大套巨册的日本精印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美术知识以至美学观念的起点，遗憾的是也可以说是自己的顶点了。其他重要的还有两巨册《戏考》，一套十几册的《福尔摩斯》。

有一件可称险遇奇遇的事，就是我父亲曾遭沉船，已淹没昏死，被打捞救活。那时候还没有我们。是小时候先听妈妈给我讲的，后来她又交给了我一篇我父亲得救后在报纸上发表谴责当局尤其航政的文章，是号外传单似的单页，半文半白，极为激昂愤慨。这是在我看见过也保存过的惟一的父亲的一篇文字，惜佚于“文革”抄没。我至今隐约记得零星词句。那时他和母亲尚未结婚。他是自宁波或沈家门乘亦官亦商的招商局轮船返乡温州准备成婚。我大伯同行。海上风清月朗，却与另一商船撞碰。另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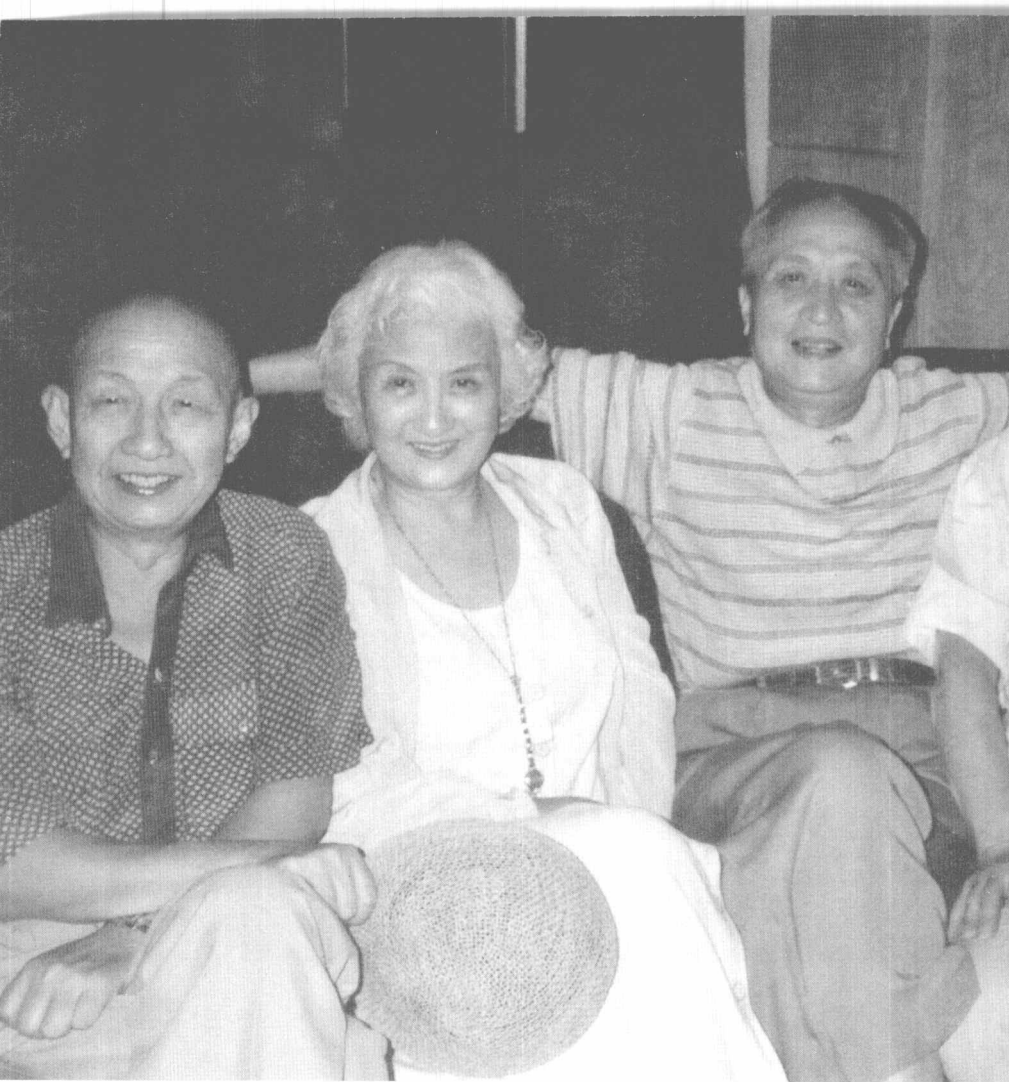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难以靠拢，居然掉头而去。父亲所在船的救生艇又多陈旧难以操作，仅放落了少数，旅客们纷纷拥上。我父先服侍长兄登船，又帮助一些妇孺登艇。她们或失鞋落帽，或抱不动孩子，一一要我父亲相助，父亲均援之以手。他目送救生艇远去，自己又折回船舱，带上了受人之托的信件，因感天寒加上了一件丝绵袍，他走出船舱，却见远去的救生船艇沉没。脚下的轮船亦渐下沉，



中央电视台留影（自右至左：宗江、宗汉、宗英、宗洛。摄于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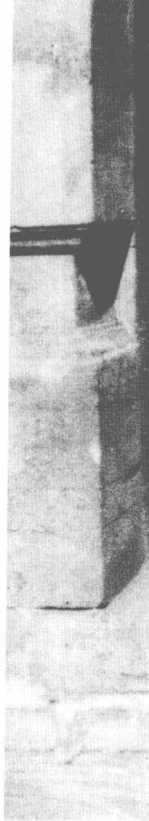
他攀登桅顶，抓住桅杆，终难持久，坠落大海淹没。幸亏是在回舱取信件时加了件丝绵袍，乃得沉浮水中。据说还是后来搜寻的船只在搜寻无望返航时，一桨打中了正浮起来的他，才得救。父亲在文章中提及：自己未得保全长兄有愧有罪于长嫂，家乡还有已故前妻的两个幼女在翘盼，定聘未婚之妻待稼——他激烈地谴责了当局的弊端；又提到了危急混乱之际，船上诸姊妹遣他代为抱孩提鞋。他是甘做姊妹们的“奴仆”的（时尚无“为人民服务”或“助人为乐”等词汇）。他说自己之所以能置身度外，是由于少年时读过《鲁滨逊漂流记》……

在早已消逝的母亲的叙述里、父亲的文字里，此次沉船经历所显示的父亲的临危不乱、助人为乐、抨击时弊……这一切，我无以名之，或可说是父亲的沉船精神吧，有形无形的影响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做人、我们各自的小小几十载的一生。

带弟弟妹妹演戏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两位姐姐比我大得多，我是男老大，下头还有老二、老三、老四，名叫宗淮、宗洛、宗汉，还有个小妹宗英。我们家住北京，爸爸是电话局工程师，爱带着我们看戏。京剧的名角、老角看得可多了，后来又看上了话剧。我在青岛上初中时就尽在同乐会上演戏，一台能演好几个角色：京剧里的丑老头、丑婆子，话剧里演个还让妈妈抱的小孩子，还在歌剧里演个举火把的和平女神。我回家就给弟弟妹妹们演我自制的木偶戏，还给他们排演我编的戏。黄宗英就成了惟一的女主角兼配角。黄宗洛小时候最笨嘴笨舌，也跟在里头瞎搅和。我和宗英后来都当过职业演员，又都改行以写作为主了。可小时候话都说不清楚的黄宗洛，现在倒成了我们家剩下的惟一的演员，七十岁了，还越演越欢。黄宗汉那时还抱在怀里，派不上戏，长大了，十几岁就参加了地下党，忙于政治活动，也没机会演戏；现在离休了，成天忙活着策划修建古文化场地，如大观园、天桥乐、湖广会馆，都有他的事儿，还常策划个电视剧。这大概是小时候没过足戏瘾，在这里补课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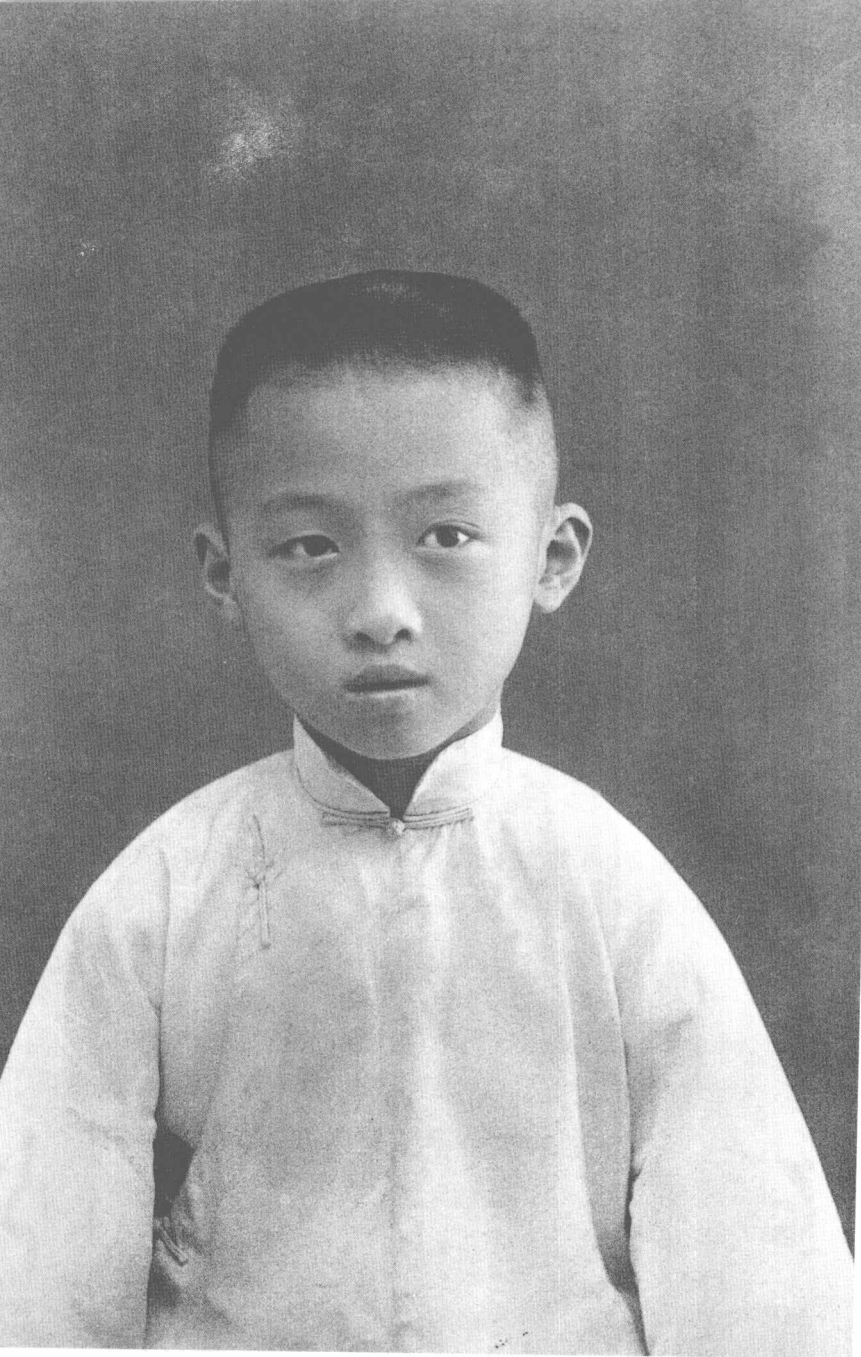
刚才说，我们的爸爸是电机工程师，清末留学日本，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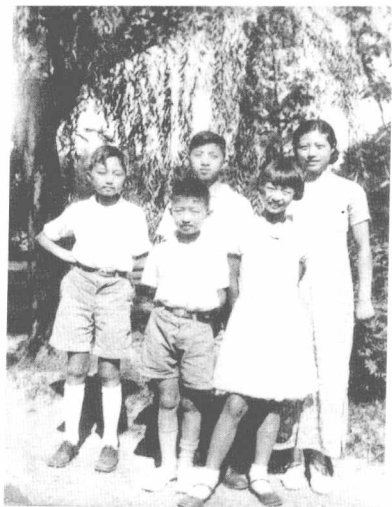


带弟弟妹妹演戏（自左至右：宗淮、宗江、宗洛、宗英。约一九三一年摄于北京家居）

来赶上了清末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往上数，我爷爷、太爷爷都是翰林，那就叫书香世家吧打我这儿才成了戏子，还带上了一串。我总觉得演戏这行当不错，虽不比别的行当好，也不赖，因为它最接近人生百态，你说是不是？



十岁少年



青岛公园留影（自左至右：宗淮、宗洛、宗江、宗英、二姐燕玉。约摄于一九三三年）

怀青岛 忆“荒岛”

怎能忘记，我少年时代在青岛……

那是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将满十一岁，父亲调离北京，赶青岛任电话局工程师，全家跟着去了。我正小学毕业，考入了青岛市立中学上初一。直到一九三四年秋，父亲病故，我随母亲北返。这两年我家住龙口路二号，附近就是东方菜市。一天，我在菜市临街一角，发现了一家崭新的小小的书店，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招牌“荒岛书店”，就一间门面，就一扇在我幼年的眼睛里看来很大的橱窗，摆的尽是书、书、书……

在这“荒岛”，我发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巴金的《灭亡》、《新生》，冰心的《春水》、《先知》……还有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在“荒岛”，还摆着一本《文学季刊》，上面刊载着破土而出的曹禺的《雷雨》……



在青岛家中（摄于一九三三年，约十二岁）

中学时代（摄于一九三三年）

一天，在“荒岛”“掌柜”老孙住的小屋里，老孙忽问我：“小黄，你信仰不信仰共产主义？”我严肃地回答：“我很幼稚，还没有找到信仰。”老孙却称赞了我的态度。大概是由于我当时年纪尚小，但是这一番话积压在我心头多年，多年。……



于青岛公园